

第一部分

核心家庭的衰落

第一章 亲子鉴定与孩子抚养

第一个故事（第一个版本） 或许是我儿子？

电话铃声响起。

每晚这个时候，吉姆总是醉醺醺的，他懒得起来接电话。可电话铃声不断，像是催促吉姆要赶快接。吉姆正在看球赛。还有几分钟，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决不能错过结局。像学究一样，他急于看到比赛结果。接电话定会让他扫兴，管他是谁呢！

急促的电话铃声持续不断。吉姆终于站了起来，晃晃荡荡地走进客厅，手里仍然攥着那只近乎喝光了的啤酒瓶。话筒已失去了本色，可还看得出原来是白色。他拿起了话筒，刚要说声“喂”时，喉咙里恰好有块痰糊在那儿，发出了闷声闷气、含糊不清的声音。他清了清喉咙，停了好半天，才找到了调门。接着又清了清嗓子，然后吸了一口气。可话筒上的几粒烟灰又顺势吸到了气管里，随之便是一阵咳嗽。

话务员要吉姆付这次话费。吉姆有些困惑不解，最后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你好吗，老爸？”那边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声音。“怎么听起来粗声粗气的呢？”

听到儿子的声音，吉姆真是高兴极了。他们父子已有两个月没有说话了，两个月前他们曾不欢而散。他们总是这样弄得双方都扫兴。有时，吉姆为此烦恼不堪，就起誓发愿地说，下次一定多多忍让谦和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特别是到了现在，两人之间积怨太深，简直无法沟通。父子相距 200 英里，吉姆还常主动联络一下，可儿子住的那幢死囚般的房子（这是儿子打的比方）里连电话都没有，吉姆只好等下去。

打来电话的是罗布，3 个孩子中他是最小的一个。大儿子叫丹，快 30 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有自己的买卖，生意还算兴隆。女儿萨拉 25 ~ 26 岁，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有一个孩子。小儿子罗布 20 刚出头，吉姆为他操碎了心，未老先衰，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

罗布具有某种天赋，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堪称是位雄心勃勃的诗人。读中学时就显露了这方面的才华，读大学时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诗人的桂冠。可他只读了两个月就辍学了。每天早晨他都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不能按时上课。可他又执迷不悟，总以为自己是个宝贝，绝不会被淘汰而完不成学业，于是就把导师的一次次警告当成了耳旁风。他真是打错了主意，终于被开除了，可他一直瞒着吉姆。到了年底，他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就坦白交待了。他一面透支，债台高筑，一面又总是掏他老爸吉姆的腰包。他还说，他在等待诗的灵感降临。

有一次，吉姆跟罗布大吵了一顿。吉姆训斥儿子说，他已经到了自立年龄了，要是还不能利用送到嘴边的机会，那他只好自己去谋成功之路了。罗布仍在大学城混日子，他的朋友都还是学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是出于同情，才留他在他们的屋子里搭地铺过夜。他主要靠救济度日，经常揽些又脏又累的零活贴补生活。比如到巧克力加工厂打包装，或者去酒吧当服

务生。最近又在养鸡场喂鸡。他也写了几首诗寄出发表，可并没有打动诗刊的编辑，收到的都是退稿。

电话来得真是时候。罗布说他过得还算快活，身体也没什么毛病，只是最近生了一次丘疹。经吉姆追问，罗布才不得不说了实话，他喂鸡的工作也丢了。罗布说，自从他与吉姆不欢而散以后，他谈了几个女朋友，可哪个都没处长就吹了。过了一会儿，罗布才开始谈正题，解释他为什么打电话过来，对吉姆来说，这种电话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对了，老爸，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嗯——我这有个银行通知单。啊，对了，其实并不是银行寄给我的，是收债人送来的。他们说我的银行账户已经取消了。账户已经转给了那些讨债的家伙。他们警告说，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不补足透支款，就把我列入“黑名单”，或列入什么不知名的狗东西中。他们还说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你不会让他们这么干，是吧？”

吉姆的心凉了半截。“罗布，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再跟我要钱吗？我还告诉过你要自立，对不对？我现在身无分文，这都多亏了你。冲你妈妈要吧，找你哥哥去也行，可就是别来找我。我连自己还没法养活呢，求求你别来烦我了。”

这次通话还不算完，只是预示将来会彻底断绝沟通。罗布死气白赖地央求吉姆替他付清债务，最后声泪俱下。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会有这种事了，这次说了一定算数。最后吉姆怒声怒气地答应他说等他考虑一下再说。接着便“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以前许过的愿，比如要耐心谦和等等，随着这一声响再次摔得粉碎。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罗布对过去的日子仍然留恋不忘。当时吉姆入股做生意，生活很富裕，对别人的过失也能容忍。

此时，吉姆倍感烦恼，一口喝下瓶中剩下的啤酒，又坐回到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去了。令吉姆失望的是罗布并不只是想同他谈一谈。更让他气愤的是，罗布竟然用拙劣的手段进行情感敲诈，并且还发下一些不能兑现的誓言。再往下想时，吉姆感到非常痛苦，首先想到（即使他现在能凑齐这笔钱的话）不帮助罗布会怎么样，然后又想到帮了他对自己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吉姆感到内疚，因为刚才的电话勾起了许多年前深藏在内心的疑虑：罗布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从一开始他就满腹狐疑。起初特尔玛说，两个孩子就足够了，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不多不少的家庭成员，我们俩悉心照顾他们，尽我们所能养育他们。可是后来的一天晚上，也就是他们夫妻关系发生危机时，刚刚洗完澡浑身赤裸的特尔玛站在他面前，突然提出她想再要个孩子。一个月以后，她开始有妊娠反应。对吉姆来说，整个经过都充满了欺骗嫌疑。罗布降生后，他们的婚姻又维持了 7 年。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让自己相信他就是罗布的亲生父亲。结果，他与特尔玛分居，接着便是离婚。

吉姆瞥了一下挂钟，指针指向 7 点 50 分。该清醒清醒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刮着风，街道朦胧昏暗。他凝视了几分钟，最后打算出门走走，他也只能这样，有什么法子呢？他曾想过多少办法消除这种烦恼呢？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还用问吗？

离婚时，特尔玛分得了他们结婚时的房子，吉姆本该继续过富足的生活，并且再买一套房子，可是他却租了一幢近于奢华的宽敞别墅从此，吉姆是错上加错。

特尔玛没有和任何人同居，也没找工作，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吉姆给她的抚养费。丹上了大学，花的是吉姆的钱，好像他

的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大学毕业一年以后，丹要筹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说要参股共同经营朋友的私人企业。接着是女儿萨拉上大学，花销比大儿子丹还要大，还曾与几个男朋友同居怀了身孕。三个男朋友不知哪个是孩子的父亲，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因此吉姆在萨拉取得学位后就不再给她提供优厚的生活费和孩子抚养费。

吉姆与自己的老朋友戴夫合伙做生意。可为供养丹和萨拉，吉姆将自己股份中的一半卖给了戴夫。孩子分别毕业后那些年，吉姆和戴夫办起了广告公司，生意相当红火。接着，吉姆很不情愿地把所有的股份都卖给了这位合伙人，以为凭借他的工作和生意上的优势，生活上不会有后顾之忧。于是他将这笔血汗钱分成两笔，一笔是资助丹和萨拉，一笔用来买房子，为的是与他新交的女朋友苏珊和好。

苏珊起初很高兴到吉姆这里来。可她的地位在吉姆的生活中似乎刚刚稳定，她便软硬兼施，要吉姆给她买这买那好符合她的“身份”，一旦不能满足便说吉姆对她心不由衷，可吉姆哪里能承受得起。苏珊比吉姆小 20 岁，是吉姆的理想妻子，虽然吉姆也清楚苏珊与他结合主要是为了钱，只是双方心照不宣而已。他们结了婚并合买了一套房子，可实际上所有的购房款都是吉姆出的。

不久，吉姆的收入显然已经不能维持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了，接着便开始了两个人之间的激烈争吵。吉姆收入下降，可儿子丹的收入却在上升。爸爸抵不过儿子，甘拜下风，而苏珊则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这个事实。吉姆和苏珊搬进了新居。一年后的某一天，吉姆出差了，根据行程估计要在旅途中过夜。可行程改变了。吉姆出乎意料地回到家，发现了苏珊躺在床上，旁边还有他的大儿子丹。

他们的美事让吉姆给搅了，随后便是激烈的争吵和谩骂。吉姆与苏珊的夫妻关系，还有与丹的父子关系，就这样了断了。苏珊搬出，与丹住在了一起。分割财产时她拿走了房屋的一半产权。

不久，戴夫与丹合伙做起了生意。这真出乎吉姆意料，令他惊讶。尽管他反对，可也无济于事。戴夫对丹一直很器重，曾多次给丹帮点小忙。丹还一直称戴夫为“戴叔叔”，从小就这样。可对于吉姆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吉姆感到再也无法在他原来的合伙人和他儿子手下干下去了，于是就离开了公司。结果发现，人要过了 50 岁，不管他过去有多么辉煌的历史和业绩都很难再找到工作。最后，他不得不搬进了这个小平房安了家。他刚好能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根本没有闲钱为无所事事年轻诗人还债。

在盥洗室里，吉姆探着身子在水槽上方往脸上撩着冷水。怎么走下一步棋，吉姆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的清醒，但他确实需要比此时此刻更清醒一点。他照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脸，该刮胡子了。可又一想，有什么必要呢？有谁来看望他吗？又有谁来看望过他呢？

他在窄小的厨房里转来转去，凑合着做了几块三明治，又煮了几杯咖啡。他身上穿着打更用的保安制服，又回到卧室里转来转去，忖度着小儿子的出身，这是个他思考了千百次的问题。没有哪个孩子特别像自己，倒是更像他们的妈妈。可至少那两个大的有抱负，有上进心，这一点像自己。罗布就不同了，无论长相、性格还是作派都不能让他确信这小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怀有这种想法，自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这似乎是他的另一个自欺欺人的行为。难道特尔玛真的曾经想要第三个孩子？还是她干了对不起吉姆的

事，而要孩子仅仅是想掩盖她的劣迹呢？然而 20 年来，不管吉姆挣多少钱，妻子和孩子就从他那掏走多少，可现在自己却落到这个份上，为什么呢？为了不让那个懒惰成性百无一用的小毛孩子流落街头或锒铛入狱？可这小子还说不定是别人的种呢？

最令吉姆恼怒的是，罗布的妈妈和他的哥哥都比吉姆更有实力帮助罗布，可哥哥丹又受他贪婪的合作伙伴的支配。吉姆关上了邻街的正门，走在昏暗漆黑的大街上，这时他做出了决定。这次，他决不会给他“儿子”付透支款。此时，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附近高架桥上驶过，像是在坚定吉姆的决心似的。

而在铁路的另一侧，吉姆的两个前妻正在开怀畅饮，享用着美味佳肴。铁路区分了两个阶层，划开了两个世界。特尔玛已经酩酊大醉了，她对吉姆的第二个前妻，也是她的儿媳妇苏珊有了一种非常爱怜的情感。

两个女人的关系就像搭档，又像合作伙伴。起初，特尔玛想到自己作为妻子的位置被一个几乎同她女儿一样大的年轻女子攫取时，内心充满了怨恨。可苏珊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并且还给她生了两个可爱的孙子，这时两个人的关系才越来越密切。因为特尔玛实际上并不如苏珊富裕，所以当特尔玛最终找到一个同样富有的丈夫并且又结了婚时，她内心残存的对苏珊的一丝嫉妒也烟消云散了。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是什么事折磨着他吗？”苏珊是趁她婆婆喝醉时才问这样的问题的，而且觉得今天晚上问是最合适。

谈起吉姆，她们总是用“他”来指她们的共同的前夫。

特尔玛爽朗地笑了笑，同时在座位上略微扭动了一下身子。她的脸颊绯红，双眼布满血色。“我知道。就是你告诉我

我，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总是以为那个懒惰成性没有出息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不是？他就愿意这么想，这样他就有理由不给儿子钱花了。我明白得很，他就是这么想的。”

苏珊点了点头，略微显得有些惊讶。“还有呢，他承认自己一直心存疑虑，甚至就在你怀孕时也是这样。”

“我知道。他曾多次追问过我。大概每个月都问一次。最后，我跟他离了婚，就是因为这事儿。我也曾一再告诉他罗布是他的亲生儿子，可他就是不信我的话。为这事他把自已折磨垮了。”

苏珊沉默了片刻，可还是不想结束这个话题。“接着说下去……真的吗？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求你，告诉我吧……罗布真是他的亲生儿子？”

特尔玛微微一笑，又呷了一口酒，然后侧身靠近苏珊悄悄讲她的隐私。她像猫头鹰一样眨着眼睛，就好像马上就要倒在桌子上睡着似的。苏珊向特尔玛斜了一下身子，两个人脸挨着脸，双方都能闻到各自的气息。

“没错，罗布确实是他的亲生儿子。”她在说这句话时特意强调了一下。“可我要告诉你一个意想不到的事，要是你不对外人讲的话。”她一言不发，等待着苏珊同意并发誓绝对保守秘密。苏珊满足了她的要求。于是特尔玛接着说。“这三个孩子可能不都是他的。”

这正是苏珊想了解的秘密。“你的意思是说……萨拉不是他的女儿？”她吃惊地问道。

婆婆摇了摇头说：“不对，萨拉是他的女儿。”

“你是说……”

特尔玛又笑出了声，对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效果感到沾沾自喜。“可你千万千万要保密。我不能绝对肯定。吉姆可

能是他的父亲，那只是可能。可如果其中有一个不是他的孩子，那就是丹。”

消解核心家庭的力量

一个曾经经商而又离婚的男人倒了霉。爱财如命的两个前妻相互了解各自违背夫妻之道的秘密，其中一个前妻竟然跟了他的大儿子。不知检点的女儿未婚先孕。吊儿郎当的儿子啃他老爸，几乎要花光老子挣来的每一分钱。这样悲惨的境地虽不能反映所有男人的命运，但在两个世纪即将交替的时候，此情此景不能不拨动很多人的心弦，即便他们都是旁观者也会为之动容。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为什么落入这种境地呢？将来他的境遇会更好呢还是更糟呢？

现代技术对于人类生育的许多基本方面有重大影响，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将讨论这一课题。这些基本方面包括人为地对睾丸和卵巢、精子和卵子、细胞核等等进行微观操作。只是第一部分的前两章有些特别。这里所考察的实际上都是由控制男女策略行为的潜意识或内驱力造成的。这些遗传特性，同更具有解剖学意义的对应器官和生理实体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当两性之中任何一方都力争在生育上为了自身和后代求得尽善尽美时，这些特征便表现出来了。现代文明中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的怀孕和生育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但哪一方面都不如技术产生的影响更明显、更直接。

在这一情境中，主要人物都在与从人类远祖承传下来的行为模式进行对抗，或对其进行控制利用。起作用的各主要力量促成了故事中的各主要事件，是父亲定式对男人的行为、所遇

到的问题以及为女人创造的机会等方面的影响力。很快，这些力量受到压抑，开始步伐踉跄地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着。

怀胎伊始，这两股力量——亲子鉴定和承担育儿义务在过去就应该对核心家庭的结构起着支撑作用。可到了 20 世纪末，这一家庭模式开始自然衰落。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探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股力量也可能具有截然相反的效果，这是因为，虽然两股力量都是社会需求，但它们实际上在消解维持核心家庭的凝聚力，因为它们会造成夫妻不贞的危险。

在本章，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生育的生理基础，生育的社会问题以及这两方面发展的初始影响。

父亲不明与亲子鉴定

父亲不明

男女之间存在一个大大低估的心理差异。女人可以信心十足地承认，任何孩子，只要是她生的，她就是他们的遗传生母。男人绝对没有那样十足的信心确认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性交仅仅是持续几分钟的事，因此无论一个男人与这个女人同房多长时间，那种挥之不去的亲子疑虑都可能永远存在，除非这个男人与这个女人昼夜相伴，形影不离。信任有助于消除疑虑，但并非总是一剂灵丹妙药。男人越不相信女人，就越疏离她，疑虑也就大。

英国 1989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如果男人在性行为的当然时间有 80% 是与他的性伙伴在一起，那么她对他几乎是忠贞不二的。如果少于这个时间，那么她不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

加。如果男人陪伴时间少于 10% ,则需要增至 10% 以上才能保持基本的信任关系。调查还暴露出其它事实,比如,如果女人在月经周期中的排卵期与情人同房,那么这种不贞行为同性伙伴的惯常性行为相比更不可能怀孕。可结果时不时有不贞导致怀孕生子的情况发生。平均来讲,那位一般人信以为真的父亲使其他女人受孕的几率不到 10% ,因此,男人对于自己是不是孩子真正生父的怀疑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个故事中,因为小儿子身世不明,吉姆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是在烦恼和苦闷中度过的。他对罗布承担的抚养义务越多,对其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就越大。令他苦恼的是,如果罗布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他的苦心不就白费了吗?吉姆总觉着特尔玛跟哪个不知名的情夫欺骗了他,一想到这儿,吉姆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人,只要处在吉姆位置上,都会因血亲不能确定而受到折磨,从而也不能做一个真正的好父亲。

在这个故事中,吉姆与一般常人相比有些不同。多数人几乎不费时劳神地思考自己是不是孩子的父亲。但这一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不管一个男人怀有的这种疑虑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如果这个孩子确定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么他对这个孩子表现出的爱心和给予的帮助肯定会是高质量的。这一点是一系列的观察研究所证明了的。

关爱的质量

在有些家庭中,既有这个男人的亲生孩子,又有他继养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叫“混合家庭”。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了家庭中父亲的行为表现。加拿大和英国的研究表明,混合家庭中的父亲虐待继养子女的次数要比虐待亲生子女多 7 倍,而可能杀害继养子女的可能性则高达 100 倍。当婴儿长到 2 岁时,继父

使用暴力和谋杀手段残害他们的可能性最大，但继父使用这种手段时并不局限于继子或继女是 2 岁。

在 20 世纪中，上述行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性。南美洲巴拉圭丛林中，居住着阿切族。对他们的研究表明，孩子 15 岁前被亲生母亲和继父共同杀害的占 9%，而亲生父母杀害自己孩子的只占 1%。

父母虐待孩子采用的手段有谩骂、冷落和谋害等方式。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极端手段相对稀少。常见的情况是父母只偏爱自己的亲生孩子，比如其亲生孩子得到的玩具、零花钱、夸奖和关怀比其它孩子多。在混合家庭，男人更有可能偏爱自己的亲生子女，这一点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人类并不是关心自己父母身份的唯一种群。雄鸟对于忠顺自己的雌鸟所生的雏鸟往往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而对于不忠顺自己的雌鸟的幼鸟则不太上心。当狮子觉得不是自己的崽子时，她很可能咬死小狮子。猿和猴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幼子做出更多的侵扰动作。当然我们决不可能弄清其它动物种群中雄性行为的意识或下意识到底怎样，因为这也确实无关紧要。确定孩子的父亲身份会影响男人的行为；而且，无意中冒充了某些男人亲生后代，结果孩子们会因此获益，也可能因此遭殃，正如这些孩子的母亲一样。

很明显，由父亲身份不确定导致的男性行为已经有了很长的演变历史。男人的这一传统问题同样为妇女创造了一个传统机遇，这实在有悖天理常情。男人对于自己的父亲身份感到困惑，而女人有时可以从中获得益处，正如故事中特尔玛所表现的那样。

混淆父亲身份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说服其性伙伴相信他就是她孩子的父亲，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她就赢了，而她的性伙伴就输了。在前边的故事中，特尔玛似乎正是利用了这一优势，怀上了大儿子丹。结果吉姆在丹的教育和事业上投入了许多钱财。却细毫不知道丹可能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违背常理的情形也可能是这样：女人并没能让男人相信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在这个故事中，特尔玛怀上罗布后，相同的情况便发生了而且当吉姆与妻子关系恶化时，罗布就遭到了父亲的歧视。

正如这两次怀孕所表明的那样，男人承受着这样的压力：他要正确判断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女人的压力则是想方设法让男人确信，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不管他是还是不是。有时或者男方或者女方获得成功，有时双方都没有成功。特尔玛还取得了一点成功，至少使吉姆相信 3 个孩子中有两个是他亲生的，虽然丹可能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吉姆则遭到了惨败，只有一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萨拉是他的亲生女儿。

特尔玛还有额外的收获，但要解释这一收获一定要泄露她的秘密。在本章结尾，我们回访了吉姆，特尔玛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并且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父亲身份不定这回事，那么他们的生活会会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们揭开这个秘密：丹并不是吉姆的孩子。丹的亲生父亲实际是吉姆往昔的生意合作伙伴戴夫。

特尔玛取得了生活的成功，这一过程可以经常在灵长类雌性动物中观察到，在一些雌鸟中也屡见不鲜。每一个这类雌性动物中的都企图使一个同类雄性相信他就是孩子的父亲，而同

时又让其它某个或更多的雄性动物相信他们也分别是孩子的父亲。这样，所有的雄性动物都更倾向于给予他们母子一些帮助，而不是给他们设置障碍。人们观察到，一些雌鸟能够运用这种诈术引来三四个雄鸟来帮助喂养她羽翼正在丰满的雏鸟。雌狮和雌猴也分别想办法让几个雄狮和雄猴以为他们就是幼崽的父亲，这样就可以减少同类雄性动物对幼崽的侵害。

所有雌性动物都可以使父亲身份发生混淆，方法当然是通过与一个以上的雄性交媾。在 20 世纪的工业化社会，特尔玛要适当掩饰乱交行为，不能公开化。而在某些人类社会，女人乱交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公开的。例如，巴拉圭的阿切族中，女人通常与几个男人发生关系，父亲身份不明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因此一个与孩子母亲有性关系的男子就可以把自己确立为孩子的第一父亲，也就是说，他最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当然，他也可以把自己确立为第二甚至第三父亲。父子关系程度虽有不同等级，但所有的“父亲”都抚育孩子成长，都为母亲和孩子谋福利。

在特尔玛的案例中，两个男人都主动积极地把自己当成丹的父亲。吉姆给了丹莫大的帮助，而戴夫“叔叔”也不时给予童年时代的丹一些照顾，后来又与丹合股做生意。这种情况同阿切族几乎相同，特尔玛的乱交创造了这个情境，而母子俩又充分利用了这个情境中的优势和机会。

在我们步入 21 世纪之际，世界上特尔玛、戴夫和吉姆们的生活即将发生转变，也许最终转变成阿切人的生活。全世界的亲子鉴定之风即将卷起。

亲子鉴定

父亲身份不明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男性祖先，未来的男人将

会从这幽灵般的困顿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历史上，男人探究父亲身份的唯一途径是在可能怀上这个孩子的那段时间内的一系列性行为，可得到的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记忆。也许也可以借助于没有一定规矩的外貌特征来衡量，而这同样是模糊不定的。就是这个脆弱的基础支撑着男人抚养这个所谓自己的孩子，牺牲着他们的时间，花费着他们的精力，消耗着他们的资财。现在，每个男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而且将来亲子鉴定可能成为他必须履行的一个手续。

多亏有了亲子鉴定技术，男人才获得了自由。所谓亲子鉴定，就是鉴定与他人不同的遗传特征。这一技术于 1984 年在英国发展起来，创始人是个男子，名叫阿历克·杰弗里斯。之所以提到他的性别，是因为这与本章后面的内容相关。我们将在第八章更详尽地讨论基因和染色体的本质。此刻，我们只需要知道基因是一个个化学成分组成的序列就足够了。在身体中，几乎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都可以发现染色体，基因就是沿着染色体排列的。染色体由一种叫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的化学成份构成。DNA 本身又由不同类型的氨基酸构成，这些氨基酸具有独特的排列顺序。短序列的氨基酸叫碱基（遗传学上指存在于核酸中的胞嘧啶、尿嘧啶、腺嘌呤、鸟嘌呤等，为遗传密码的组成成分——译者注），而基因就是由一定数目的碱基构成。

杰弗里斯发现了一种辨别 DNA 的方法，他称一个个小小的 DNA 为小型卫星，它们护卫在特定的基因旁边。他还发现，每个人在其 DNA 中都具有重复的小型卫星区域，可这个重复数目因人而异。而且这个重复数目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只有孪生子才具有相同数目的小型卫星序列。这一发现必然会彻底改变家庭生活，因为它预